

赤木明登

漆器 肌膚之親



赤木明登熱愛漆藝，回想初接觸時感受到漆器像有生命的活體，深受震撼，從此不能自拔。

冬日午後和煦的陽光，穿過藝廊的玻璃門，溫柔灑在木櫃子上，木櫃架上陳列的，是一個個黑或暗紅的碗子，碗的表面，反映着朦朧朧朧的光，彷彿深不見底，拿起來，只覺輕盈，但又實在。這些碗子都是漆碗，出自日本漆藝大師赤木明登之手。早前赤木明登首次在香港舉行個展和分享會，首次觸摸赤木明登的作品，明明是看似再普通不過的碗子，卻予人無以名狀的新奇感，箇中巧妙還待赤木明登娓娓訴說。

撰文·丘瑞欣 攝影·梁俊棋
部分圖片由赤木明登及The Gallery by SOIL提供



「基本上亞洲國家都有使用漆器的歷史，對日本來說，漆器曾經也是相對離生活比較遠的東西，因為它比較昂貴，所以一般只有家境富裕的貴族才會使用。我的工作，就是把漆器變得更日常，讓普通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使用漆器。」赤木明登在訪談開首這樣說道。

漆器之所以遙遠，在於數以千年的歷史，在於師徒相守的傳統，在於匠人精神的消亡，在於城市與自然的距離，在於尋找自我的歷程。赤木明登從東京移居遠離塵囂的漆藝之鄉輪島，用了三十年時間，嘗試把人與漆器的距離重新拉近。

生活的器具

問赤木明登如何把漆器帶到日常，赤木明登先問我們如何吃飯。「香港人平時是不是『外吃』比較多？」「如果在外面吃飯的話，一般會用什麼樣的器皿？」毋須答案，現代城市人大多相同，日本人亦然。「吃飯這回事，跟我們活着本來就是緊密相連的，不去留意、不去在意、不去挑選自己用怎樣的器皿吃飯，本質上就是沒有去重視活着這回事。」

「其實不管是對香港或對日本的年輕人來說，像時尚、建築、設計等各方面，都會變成展現自我個性的標籤，但是就器皿而言，它對於年輕人還未達到這種意義，人們並沒有追求，也不知道選擇體現自己的器皿。我不是說要刻意地選擇器皿來表達自己，而其實不管是衣服也好，器皿也好，家具也好，這些都是工具、用具，我們使用怎樣的東西，在我心中就

已經體現了我們的人生，成為我們人生的組成部分。」赤木明登相信，就像時尚、建築隨着時代變遷而有所變化一樣，古老漆具也能展示其當代性，同時它又能包含着跟生活、吃飯、生存的連繫之本質。

(上) 赤木明登的生活與自然為鄰，所造、所用的器具都充滿純樸的質感。

(下) 在輪島家中的工作間，望出去便是一片森林。



PROFILE

赤木明登，漆藝家。1962年生於日本岡山縣。1984年從中央大學文學部哲學系畢業，進入世界文化出版社任編輯。1988年辭職後移居輪島，師從漆匠岡本進，1994年出師獨立，開始用和紙製作日常漆器。曾多次於日本各地及海外開設個展，作品被慕尼黑應用藝術館等多個美術館收藏。身兼作家，透過專欄、著書探討工藝與生活。

獨有親切感

製作器具的素材何其多，數取材自然的，常見的至少有陶器和木器，漆器有何過人之處？「器皿有許多材料，但漆有一種特性，就是跟我們的肌膚相當親近。」赤木緩緩解答：「它即不導冷，也不導熱。以陶瓷為例，假如倒入熱水，陶瓷的表面便會因而變熱，漆器則不然。用漆器承載冰塊時，冰塊也不會輕易融化，保溫性極佳。漆器堅固，擁有跟玻璃相若的堅韌程度，卻不易碎裂。漆耐酸鹼，即使承載強酸鹼的物質也不易腐蝕。這也解釋了為何眾多出土漆器文物也依然狀況完好，不腐不爛。漆雖堅固，但跟金屬相比，漆器則溫柔得多，當觸摸漆器時，我們又能感受到一種溫暖、一種柔軟，是漆很大的優點……」赤木又指着海報上的「漆」字說，「漢字『漆』十分能夠體現漆的特點，反映古人對此十分了解，三點水，『樹』（木）下有『人』，『人』下有『水』。」

這些固然都是漆器的客觀特性，但也是赤木明登學習漆藝之後才知道的事實，當初是什麼驅使他不惜代價，一頭栽進漆器世界？「初遇漆器是在二十多歲時，當時我是一個雜誌編輯。我看了角偉三郎的漆器作品展，眼前的明明是一件件漆器，我卻看見一個個活物，像是有生命的物體，我深受震撼。」八十年代任職雜誌編輯，他的生活用五光十色來形容也不為過，每天都接觸許多有趣的人和事。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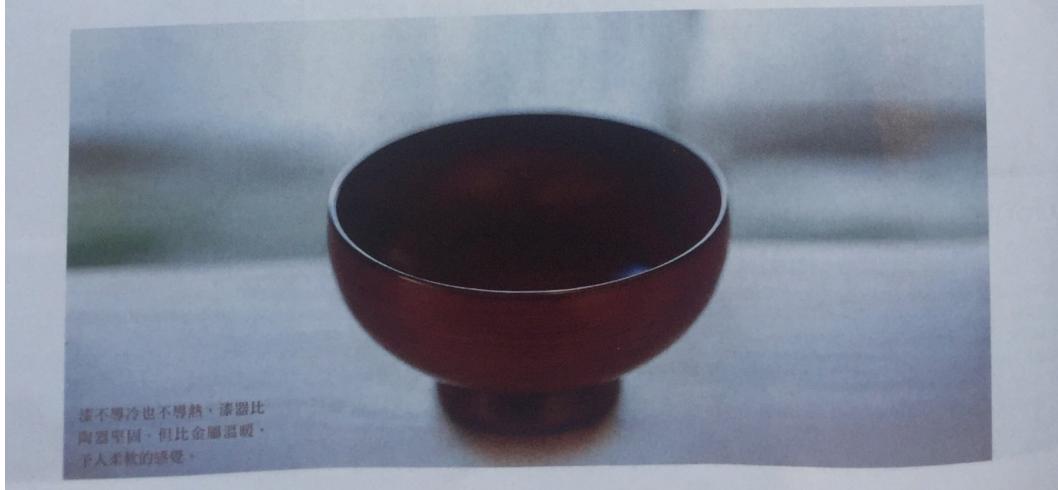
赤木明登相信，選擇日常使用的器皿，如同選擇如何體現自己的人生，都有獨特的意義。

外他還有着幸福的家庭，有志同道合的妻子智子，和可愛的女兒小百。看似過上理想的生活，但日復一日，他的內心卻愈來愈空虛難耐。為了重新感受生活，他甘心拋下安穩，帶着妻子和幼女，舉家搬到角偉三郎的家鄉輪島學習漆藝，一眨眼便有三十多年。

輪島上的三十年

輪島是日本最著名漆器之都，跟東京不但相距甚遠，連生活方式都大相逕庭，彷彿兩個世界。輪島仍然保留了昔日的師徒制度，想要成為職人，首先要去那裏拜師入門，成為弟子，並在師門下工作四五年，作為見習生進行修行，得到師父認可，才能成為一名獨立的職人。赤木也先從親手製作自己的漆匠刀具開始，一步一步、一層一層地學習漆器技藝。學徒生活艱苦，前景未明，連當地人也卻步不願繼承，唯獨這位城市青年的堅持叫一班老師父另眼相看。赤木一家也從此過上截然不同的生活，在山間住着自己搭建的房子，種菜採菇捕魚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簡樸而充實。

受輪島悠久深厚的自然、歷史和佛教文化薰陶，赤木所造的漆器，不求展現自我，反之，他傾向摹倣古董和宗教器物的形態和美感，並且捨棄奢華的裝飾，反璞歸真。赤木對於當代漆藝的一大突破，是首創把日本和紙貼於木器再上漆的技法，使漆器變得更耐用、不易沾染指紋，也更貼近生活。「我所造的，就





「漆有一種特性，就是跟我們的肌膚相當親近。」

是能夠符合生活中需要的東西而已。」他又說到，自己在輪島的家，位於深山之中，周圍連鄰居也沒有，但買他的漆器作品的顧客，基本上都是大城市裏的人，「對都市人來說，他們的生活所缺少了的，可能是某種自然、某些溫度，不管那是什麼，可能都能在我的漆器中找到所缺失的部分。」

赤木明登鑽研漆藝三十多年，是凡事三分鐘熱度的城市人難以想像的時間維度。這三十載光景之於赤木，既漫長又短暫。「我在輪島的三十年，從最初當學徒到現在，我所做的事情，只是把輪島這片土地幾千年來延續的漆器傳統，以傳統的方式，為傳統的器型上漆，這百分之九十九點九，都是先人所做之事。對我個人而言，這三十幾年可能是一段很長的經歷，但從輪島乃至日本的漆器歷史去看，這三十幾年實在非常短暫，可能是過眼雲煙。」難怪當他看着展覽中的作品，會感到並不是自己手所造的，而是傳統用他的雙手去延續下來的。「這種超越個人的屬性，就是傳統工藝的魅力之一。」

紙上的工藝傳承

雜誌編輯出身的赤木明登，即使在投身漆藝之後，也未曾停下寫作、訪問和思考，是少數身兼暢銷作家的傳統職人。赤木明登首本

著作《漆涂師物語》詳細記載自己在輪島當學徒的心路歷程，與妻子合著的《赤木家的食器櫃》展示餐桌上的美學，《造物有靈且美》、《美物抵心》、《尋器之旅》透過走訪匠人，一起探究何謂手作之美，《二十一世紀民藝》回應柳宗悅經典著作《工藝之道》，再思民藝的本質。赤木明登的文字富有親和力，這一系列深入探索漆器及其他傳統工藝的著作，經翻譯成中文後，在日本國外也得到熱烈迴響，許多中國讀者也先看過他的書後，才認識日本漆器。赤木在推廣和復興日本傳統工藝方面，可謂貢獻良好。

多年來筆耕不斷，赤木解釋有兩大目的，「一是因為日本傳統正面臨不斷衰亡，所以要用文字將之保存下來。另一方面，我們對自然仍有許多未知，雖然我以自然素材造東西，但所知的自然不過是很小的一塊，所以要透過寫作去不斷探索，去了解自然，去明白自己所作所為的真正意義在哪裏。」

赤木明登最後總結說，製作漆器，即是跟自然打交道，他從中找到了人生的追求和意義，「也有可能我遇上的不是漆器，做麵包也好，做陶器也好，凡是能夠跟自然的素材打交道，最終都能找到人生的意義。」▶